

地240.51  
1257  
部三:9

戊

寶慶四明志

鄞陳勳題



四明志卷第九

宋元四明六  
志第二十一

宋

羅

濬

等

撰

郡志卷第九

敘人中

先賢事跡下

張邵字才彥歷陽人建炎二年使金國誓不辱命拘繫于密州柞山寨土牢者半年劉豫逼以偽命不從又囚繫東平府獄踰歲轉徙燕北飢寒瀕死移書撻攬告以天意人心嚮背之所在又寓書阿盧五以勤兵遠戰非金人之利紹興十三年始得歸與時宰忤投

寶慶九

煙嶼樓校本

閑于鄞沒葬桃源鄉烏石山子孝曾字王叔以大理少卿沒于中山府姪孝祥字安堃生鄞縣方廣院之僧房紹興二十四年爲進士第一終顯謨閣學士孝伯字伯子隆興元年進士終參知政事

高閌字抑崇唐宰相智周後世家廣陵高祖贊襄始居明閌幼穎悟不凡八歲誦經史通其義或問得時則駕出何書閌曰非史記老子傳乎客驚異之謂其父欽臣曰此兒當興君門戶弱冠入辟雍繼升太學屢中魁選初課試文格尙對偶閌特變爲古文又先羣彥一時文格遂復元豐元祐之舊以校定最優充舉

錄宣和中置講議司領以大臣辟官屬日夕講議天下事太學公試用爲策題閱對爲天下事當令天下人議之時以爲至言建炎初試上舍中優等紹興改元賜進士第釋褐諸公方欲薦引繼丁內外憂服闋執政交章稱閱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以居經筵勸講之地五年春有旨與行在差遣令內殿引見進劄有曰人君不難用臣下之謀猷而難於不忘臣下之規戒改左承奉郎除正字論薦舉之弊與天下之勢最急者在機會又請止賜新恩進士中庸篇而儒行篇雖閒與聖人意合實出漢儒雜記非聖人格言乞

寶慶九

二

煙嶼樓校本

勿賜又請預嚴水戰之備皆蒙聽納後攝禮部外郎因上殿奏事論及和氣上曰朕見士大夫議論以爲輕徭薄賦安民心寬民力可以召和氣閱曰臣以爲此召和氣之一事耳而其本乃在人君有以感之心正則氣正氣正則天地之和氣應矣上是其說至言正名分與屯田之利爲尤切久之出奉祠復參東帥謀除國子司業引見奏曰陛下興太學此帝王盛德事上曰太學復興欲得學問淵源德行純正者爲師表故命卿因言臣在京師見太學辟雍皆有御書閣今當依祖宗例建閣以藏御書願時灑宸翰加惠多

士上許之其任司成論事爲最詳兼權中書起居二舍人迺除禮部侍郎以忤秦檜意出爲筠州遂請掛冠居鄉每對士大夫唯舉前言往行可師法者未嘗及時政得失人物臧否泛觀經史諸子百家而絕意榮進不戚戚於阨窮享年五十有七

史浩字直翁鄞人祖父詔以孝友睦婣任恤中和之行舉于朝不就浩少卓犖有大志敏悟絕人力學至忘飢渴寒暑叔父木優于學浩以爲師朝夕質問疑義反覆切到讀書一經日終身不忘自經史百家至浮屠老子之書靡不通貫年四十登紹興十五年進士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第爲餘姚尉有點賊聚黨剽劫出沒不常監司名捕之六年弗獲浩設計擒其魁黨九人詣縣令怪其不言親獲浩曰捕盜職也彼戮而我受賞吾心安乎令歎曰處心如此其不待舉主改官必矣任滿詣行在時仲父才爲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林一飛來致宰相秦檜意言已畱國子監書庫官擬令姪矣浩白仲父曰秦似難與同處且浩以省試前十名于法今當受教官可不安分乎明年檜死又明年仲父罷簽書樞密院事又明年浩以中書舍人吳秉信薦自溫州教授召爲太學正再遷國子博士輪對高宗皇帝器之

溫顏訪問浩乃言曰小臣敢冒萬死畢愚衷聞兩郡王皆聰明臣謂宜取其最賢者別異之以繫人望上領首兩王者普安王

孝宗皇帝

及恩平王璩也上方遴選

輔導之人遂遷祕書郎間三日命兼二王府教授大臣奏王府教授必召對乃除上曰朕已見其人矣浩常力勉二王以孝每詣府講書普安王必召三王子入閣側聽

長莊文太子楷次魏惠憲王愷季光宗皇帝

上書蘭亭序二本

賜二王批其後曰依此進百本浩曰此趙鞅書訓戒之辭之意也謂二王君父之命不可不敬從數日問普安王曰見書浩曰能溢其數尤見順承之意又以

寶慶九

四

煙嶼樓校本

問恩平王曰未暇浩驚曰郡王朝參之外何日非暇而至違命乎已而普安王書七百本上之璩卒無進一日上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浩又謂二王曰是皆平日供事上前者以庶母之禮禮之不亦善乎月餘浩問普安王曰如教授言又問恩平王不應上尋召諸宮人入具言普安王加禮如此恩平王無不昵之上由是益賢普安王詔立爲皇子封建王以浩爲司封員外郎建王府直講建王以內知客龍大淵曾覲善飲酒多置酒會之浩因講周官酒正曰周官一書大抵于財無不會者獨于膳羞曰惟王及后世子不

會及酒則曰惟王及后不會不言世子蓋世子之飲亦在所會也何者酒所以爲禮亦所以爲禍世子奉君則當忠奉親則當孝苟以狂藥動蕩其心于忠孝能勿愆乎彼方求其主鬯以奉宗廟元良以正四方酒正于此安得不節之以數而會之于歲終也建王瞿然起曰謹受教自此節飲大淵覲由是銜怒上以浩輔導皇子得益良多特遷宗正少卿完顏亮寇淮上議親征建王上奏請將兵爲前驅浩方疾作聞之驚起亟具衣冠趨府取左氏春秋里克論申生及漢書四皓論孝惠將兵事爲建王讀之且舉唐肅宗事

寶慶九

五

煙嶼樓校本

言艱難之時父子豈可跬步相捨建王大感悟卽使草奏痛咎前失又以劄子上皇后上大喜語大臣曰史浩眞王府官也未幾亮死上幸江上視師建王從行浩與之俱駕還建王爲太子浩遷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高宗尋下內禪詔孝宗踐祚四日遷浩中書舍人又六日兼侍讀上問今設施何先浩對莫如保固邊鄙收拾人才頃秦檜輔政妬賢嫉能所廢出多名士今以禮召之士氣必伸而得其用斯治舉矣張浚已召張燾辛次膺皆執政才也上從之浩又言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請悉召之尋遷浩翰林學

士張浚以召至浚位特進爵和國公上將以爲江淮  
宣撫使拜少保浩曰浚名重當世久爲秦檜所抑旣  
大用之恩禮宜加厚乃進少傅升魏國公于是上有  
經略中原之意浩草浚制云誦宣王任賢使能之詩  
朕喜得將伯之助鑒光武略地屠城之戒公宜以安  
集爲先意欲令先固邊疆無浪戰也上語浩中外臣  
僚朕不能徧識卿疏其所長以待選用浩疏三十四  
人後上每有除授皆于是乎取多至宰相執政侍從  
岳飛忤秦檜死于棘寺藁葬牆角浩請追復元官以  
禮改葬錄用其後又奏趙鼎李光前朝望臣以無罪

寶慶九

六

煙嶼樓校本

竄貶而卒請盡復職名且官厥後上悉從之浩參知  
政事上皇使內侍召至賜食諭曰卿在皇帝潛藩備  
殫忠力皇帝孝愛卿輔導之功也今得卿爲輔弼吾  
亦安心又曰卿皇帝親臣凡事宜直前規正不可回  
忌尙書戶部員外郎馮方見浩曰上命修玉津園浩  
卽坐作奏恐損恭儉之德上卽批賜已令臨安府不  
得修造方猶在坐其歎上從諫之美方曰以方所見  
此等小事且放過無害恐久必厭倦浩曰人君一嘖  
一笑繫天下休戚子必待天下進花石如宣政間乎  
浩則不然若信吾說無小無大不貳此心苟不見信

一日遂去子心無憾矣江淮沿邊諸郡競招誘山東人皆高其官爵厚其錢粟以來之朝廷竟日爲之換授官資撥給祿賜無已時浩上奏大略謂湯文得天下之心非謂天下之民先歸湯文之國也使民先歸其國則七十里之亳百里之豐何以容四方之人而亳與豐之地方且疲于贍養日益窮蹙又何暇修文德以格遠人哉今北虜日爲姦謀以撓我日縱流民以困我沿邊守臣由之不知日以招來爲事自去冬用兵以來歸正之官已滿五百皆高官大爵動欲添差見闕歸正之民不知其數皆竭民膏血惟恐廩之

寶慶九

七

煙嶼樓校本

不至駸駸不已布滿東南蠶食旣多國用益乏已來者不獲優恤必有悔心方來者待之苟薄必有怨心終亦何所濟今說者必曰不如是不足以繫中原人心夫內修政事教化旣明風俗旣厚百姓家給人足則使彼之士民願立于朝願爲之氓而不可得然後一旦興師恢復土宇皆爲王臣則其心乃大悅如湯之后來其蘇武王之一怒而安也苟吾之政化未施財力先屈國尙未可保安能繫中原之心乎臣聞棄實而務名捨近而圖遠見利而忘害此三者天下之大弊古今之至戒也夫自淮泗之北燕趙以南幅員



萬里皆我故疆乘中原愛戴之心一舉而取之天下孰敢以爲非今旣未能乃區區招集逋逃之人以爲繫中原人心此臣所謂棄實而務名一弊也自去歲賊亮入寇之後兩淮蕩然驅虜殺戮不可勝計慟哭之聲至今未已此皆當如飢渴如焚溺日夜圖之者今未見大有措置而廟堂之上率常以大半日力整會歸正人宣撫使沿邊諸軍帥司州郡又可知矣此臣所謂捨近而圖遠二弊也北人初來扶老攜幼莫不皆言去虎狼歸父母嗚咽流涕以手加額不知者觀之眞若可喜然廩給祿賞少不厭其無涯之心則

寶慶九

八

煙嶼樓校本

怨詈並作未必不刺取國事歸報敵境况其間往往有本爲閒諜而來者此臣所謂見利而忘害三弊也願陛下密飭沿邊守臣其有至者諭以久遠之計曰國家議戰與和皆爲汝輩久此陷沒欲圖拯濟若爲戰計則他日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必舍墳墓棄親戚而來若爲和計則干戈旣戢汝等無戰爭徭役之苦四海一家往來無礙朝廷亦豈遂忘汝等宜各安本土以俟議定則彼將無所怨而虜聞之亦知我國有人矣自是葺藩籬保形勢寬民力以固邦本募勇士以益軍籍政修而教興國富而兵強機會之來

豈有窮已一舉而得中原大開明堂受朝賀此成湯  
文王已試之明效也浩之在翰林也議于瓜洲宣化  
采石爲城塢堡塞以防虜騎衝突置軍人妻女于塢  
中屯戰艦其下使事急有勢援賊不得遽窺大江旣  
參政事復伸前說且爲轉般倉上以馮方爲提舉修  
築之浩又議開運渠自瓜洲通揚州自采石通和州  
皆以其土積北旁植榆柳以障虜騎他日可以運糧  
又議于沿江淮及上游荆襄久任守臣以山水寨總  
首爲兵官各扞禦一郡凡有要害併力設險以守之  
各舉所親之有材勇者以爲異日用且徙其家城中

以僕御爲防守不假有司資糧惟每歲春秋大閱厚  
加賞賜仍許以他日有警止守一州不必出境臨戰  
庶幾固守藩籬藩籬旣固乃遣王師攻討四出爲犄  
角之勢首尾相應則我諸軍出戰如蛟龍乘虛空而  
下苟不如欲則退居所築城堡如九重之淵上深然  
之命方就治其事旣而張浚辟方爲督府參議官事  
遂寢浚奏請進兵取山東浩兼知樞密院力陳不可  
事少止隆興元年正月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復有  
山東之請浩以兵力未盛民力未蘇財力未足遽舍

內以事外未見其利宜疾召張浚來議上從之四月浚至乙亥與陳康伯及浩俱在上前浚請上即日降詔幸建康上顧康伯康伯無語乃顧浩浩曰萬乘一動有名則可以臣視之其動有三一日親征二日勞軍三日移蹕臣謂今日皆未可也明日親征則虜必以大軍應我無故而招致數十萬人寇邊何以應之謂之勞軍則用度當如上皇時上皇曩歲之行帑藏耗費郡縣供億諸軍諸司往來饋遺蓋費緡錢數百千萬姑計內藏一庫所出已千四百萬緡他可知已今復爲是六軍聞之必喜苟所賜不能盡如前日之

數必皆怨望是可已而不可已者若曰移蹕其于進取固爲順便第在今日則又有未安者更須熟議上不悅曰移蹕只是移蹕又復何議浩曰未審陛下自與六宮往亦奉上皇以俱若奉上皇則建康未有德壽行宮又未知上皇行止之意若何臣料上皇未必肯行也上皇不行陛下安得與六宮往倘陛下自行乃是親征非移蹕也若今親征俟有功乃回乎不待有功而卽歸乎必俟有功功不可必則卒未有回鑾之期苟無功而還則與上皇視師之行無以異亦復何益以是思之三者皆未可也抑臣聞之古人不以賊

遺君父今必俟上臨陳乃能成功安用都督哉况畱  
上皇于此而陛下遠適千里之外不得朝夕侍左右  
虜以一騎犯淮則此閒騷然少有奔竄上皇能不動  
心乎陛下父子慈孝如此今日豈可跬步相離上始  
悟謂浚曰都督姑先臨邊俟有功緒朕何敢憚行今  
未須下詔浚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  
事機浩曰今日陛下事體與漢祖以匹夫創業之時  
不同既退浚問何謂不同浩曰漢高帝崛起草野以  
圖帝業得之則爲天子失之則爲匹夫何顧藉之有  
上皇以祖宗二百年天下授主上當出萬全豈可嘗

試而圖僥倖欲爲漢高輕易之舉一有蹉跌悔何及  
哉間六日浚奏欲取山東浩問浚曰不知江上之兵  
今有幾何曰二十萬浩曰以幾人守江淮以幾人之  
山東浚曰畱其半以其半行浩曰陸行乎舟行乎浚  
曰用舟浩曰若捨舟遵陸必棄其舟苟不棄舟須兵  
守之當幾人乎浚曰一二萬浩曰因糧于敵乎使人  
運糧乎浚曰運糧浩曰舟旣不可棄運糧之人復當  
幾何浚曰一二萬浩曰如是則攻伐之師止六萬人  
虜必不以爲恐且泗青齊鄆等州雖盡取之未傷于  
虜虜若犯兩淮荆襄爲牽制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

都督是時在江上乎警急應援所用何人若無其人則雖留十萬之衆亦無益也明日復奏對未決又明日浚奏督府乏用浩問頃日何以取辦浚曰第取之民間如燕山錢免夫錢之類皆舊例也可令長史諭之爾曹不捐財助邊虜至皆爲所有不如以與國家還以保庇爾民民見利害豈得不從康伯與浩同奏曰必欲取于民臣等皆當丐退上知不可乃給空名告身五百俾之鬻爵自是連日奏對一日浩與浚對坐待漏院幕次康伯以病告不至浩謂浚曰今日銳意欲用兵豈非以祖宗大讎未復必欲一舉空朔庭

以洗中外積年之憤然而醫人之國當觀其時審其勢方今上新卽位內政未立而遽動干戈于邊鄙則財用必竭人心易搖是徒慕復讎之名初無其實也莫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浚曰此言良是但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預之功也而當時歸功于羊太傅以叔子立規模而元凱成其功也相公若爲後人立規模使後人藉是以有成則亦相公之功何必身自爲之及奏對浚不復言邊事尋內引朝辭乃力請于上曰臣早閒再與史浩議其意已不可回恐失機會惟陛下善斷上由是不由三省樞密院徑以金

書牌自命諸將出兵外廷莫之知也浚乃還建康上  
一日謂浩曰兵當以義爲先今朕爲二聖不共戴天  
之讎而舉義莫大于此者當無不克浩曰爲此舉兵  
誰不曰義然以臣愚見當更兼德與力言之譬有人  
焉鄰家侵奪其先人之田廬爲子若孫義固當復然  
彼得之者益富我失之益弱而吾之德旣未盛力又  
不强苟欲取之不惟無成恐復有損爾秦誓有云同  
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力同始可度德德同始可度義  
左傳謂犯五不韙而伐人爲喪師之宜實以不度德  
不量力爲首然則又焉能克哉故雖文王猶曰大邦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畏力小邦懷德况其餘乎今虜于德義固不足力則  
有餘故敗盟犯順如此我若以不共戴天之故不暇  
益厥德不待壯其力而冒昧以往誓不俱生此匹夫  
之報仇也五月戊戌浩得邵宏淵狀言準御前金字  
牌奉聖旨擇日進兵謹具知稟事大驚始知是月甲  
午師已渡淮矣以示康伯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  
出兵已數日吾二人俱以宰相兼樞密事而不得與  
聞將焉用相乃見上求罷政力請再三不從先是龍  
大淵會覲積怒于浩金安節周必大又繳其知闔門  
事詞頭二人皆浩所薦大淵覲愈憾浩以情告上始

有允意問曰丞相每言不可用兵兵固不可用乎對曰非不可也乃未可耳自紹興和戎天下咸謂假和以爲戰計耳然日觀朝廷之人凡所施爲有制禮作樂文飾太平之事無枕戈嘗膽圖報大讎之心二十年間苟且度日內外宴安上下逸樂遂成徒和矣將何以上回天意下感人心乎今陛下新立柰何亦無所施設遽欲成大功于一旦哉臣料今日之師必不克也上默然浩乃拜辭而退又三上表乃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又辭得提舉洞霄宮浩罷十有四日符離失利大軍十三萬人一夕奔潰死者不可勝

寶慶九

齒

煙嶼樓校本

數資糧器械委棄殆盡六月浚上表自劾上哀痛之降詔罪己浩上奏張浚忠義有餘今此小挫出于不度彼已然其心惓惓忠于爲國古人不以一眚掩大德陛下若按拭用之責其後效自此必詳諦熟審不敢妄發也乾道四年除浩知紹興府六年丐祠丁太夫人憂八年判福州淳熙元年丐祠四年召爲侍讀上在位寢久多閱士大夫論奏往往熟爛疏漏少當上心者近習窺旨益毀儒生因勸上以右武浩獨深言其不可于是進讀三朝寶訓一日讀至太祖皇帝開寶五年命侯陟董淳周渭劉商英往京東京西四

路相度田稼檢察公事四人者小臣皆儒士故太祖特舉而用之浩因奏曰五代惟專用武朝無儒者故相尙爲威虐暴亂接踵及太祖皇帝英武開國獨降意屈于儒士夫二帝三王之道固不寄于長槍大劍之人必講于圓冠方屨之士自戰國秦漢聖人之道不傳而治道益卑千有餘年然後道術復明文治熙洽實我太祖崇儒重道之力上自是不復有厭薄儒者之意矣開府儀同三司曾覲輩頗爲縉紳所指目遂漸興朋黨之說浩極論姦邪欲陷正人不爲朋黨之說則無以盡逐之人主于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上

寶慶九

圭

煙嶼樓校本

大悟黨論遂沮浩嘗言吾無以報國獨知薦賢耳在經筵援故樞密直學士陳襄爲講官薦士故事舉石礫陳仲諤汪義端石斗文沈銖等皆疏遠下士上皆召用之五年三月拜右丞相故事大臣每進擬得旨退卽批付諸曹施行自龔茂良罷政曾覲言其進擬多挾私以詭取上旨上乃令以所得旨審奏事多畱滯浩曰此非祖宗舊規是明示天下以不信大臣爾大臣不足用何不退斥而直爲此形迹也上然之免審奏于是四方士大夫待除授求見者八百人浩日見百客八日而畢不兩月八百人皆去十月樞密院



以殿前司軍籍闕請使自招人三千以充之由是諸軍競掠人于市人皆奔竄行都騷然被掠者往往斷指以示不可用會百官以會慶節詣明慶寺祝壽市人遮道言者數千浩奏已掠者請悉縱遣衆乃散而北關之郊掠人猶未已軍人秦忠楊忠因聚衆擅入民家劫取財物民旣爭獲又有奪軍人旂桿者得之送大理寺明日上命軍中勿復招人棘寺迎合樞密院意以爲市人陸慶童者非被掠而助百姓謝三六毆軍人十一月上欲以秦忠楊忠陸慶童皆從軍法取斬浩曰諸軍掠人而奪其財故至于鬩則起此釁

寶慶九

六

煙嶼樓校本

者軍人也固當以軍法施行若陸慶童者特抵拒之人耳可同罰乎况百姓自有常刑豈可一旦律之以軍法必欲重其罪流之其猶庶幾也上大怒不可浩曰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言等死死國可乎此豈軍人語上變色震怒厲聲曰如是則以朕比秦二世也浩曰自古百姓怨其君者非一如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特秦二世爲然上拂袖起入徑降旨密院施行浩力求去位復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其後有言陸慶童之冤者上亦悟曰

史浩當時力爭朕不用其言甚悔之八年八月罷侍  
讀辭歸上燕之內殿浩因言時務八事又露章薦鄞  
縣主簿薛叔似等十五人十年八月以太保魏國公  
致仕浩又罷相在經幃嘗書車攻詩序陳述孟軻乘  
勢待時之說以贊恢復之圖又書唐太宗語治安中  
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復陳其說願以治安中國  
爲本則復中原如運諸掌旣歸有示以張浚行狀者  
浩曰此心天實知之主上實知之不恤後世之無聞  
也光宗卽位進位太師紹興五年薨諡文惠宣宗卽  
位追封會稽郡王以其子彌遠實贊更化又兩追封

寶慶九

七

煙嶼樓校本

越王更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長子彌大字方叔登  
乾道五年進士第賢肖其父終禮部侍郎次彌正字  
端叔終浙東提刑今丞相彌遠字同叔寶文閣學士  
彌堅字固叔其第三第四子也木字繼道與薦書貢  
辟雍建炎三年金寇至木載其姑姊妹凡五族百餘  
口逃于海傾資給之悉免于難平陽縣主簿王敏著  
陰隲記浩爲立石其後取科第登仕版駸駸方盛云  
魏杞字南夫自焦山徙居于鄞以祖銖致仕恩補官中  
紹興十二年第知常州晉陵宣州涇縣皆有能聲歷  
官至宗正少卿隆興初金虜聲言南牧而意在尋盟

丞相湯思退薦杞有專對材假禮部尙書充使杞母  
向氏既老勉以盡節行次盱眙虜遣趙彥恭等于境  
上往復商摧杞于言辭稱謂凡關國體者必致毫釐  
之辨未幾虜兵數十萬驟至杞竟護禮物行船抵高  
郵虜復索信使面議杞復奉命北行虜兵脅之于道  
不爲動比至朔庭虜絕供具以困之杞慷慨陳義卒  
定如議正敵國之禮歲帑損五之一乾道二年使還  
除起居舍人累遷給事中幸臣會覲龍大淵怙寵同  
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時方借  
職田助邊降人蕭鷓巴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

寶慶九

六

煙嶼樓校本

杞言圭租食功養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帝是其言  
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一歲至相位帝銳意恢復  
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六年授  
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奪職  
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  
十一年薨嘉泰中諡文節

按曰原本無幸臣至怙寵九字洪林本有之下俱脫  
佚校諸他書則此本同知以下乃後人取宋史補入  
者史不載糾劾曾龍事補者便自刪削殊爲孟浪今  
依二本增其所刪而所補史文改書旁行以別異之  
焉

陳居仁字安行其先興化人父太府少卿膏贅鄞汪氏

因家焉居仁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秦檜與膏有故  
或請一見可得美官居仁不從魏杞使金牌居仁慕  
下及杞秉國柄未嘗求進丞相虞允文欲與論兵謝  
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  
必無成倖成亦旋敗允文爲色動歷遷祕書丞入對  
論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之道然未必皆智謀勇  
略士而或爲矜躁者啟倖途其弊復將偏恐復致偏  
勝帝嘉納孝宗曰只爲文臣太勝要當扶而正之又  
奏聖慮甚至但又不可過恐復致偏勝攝禮部郎中  
嘗奏論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上曰知名之士

寶慶九

充

煙嶼樓校本

試舉一二居仁奏如周必大洪邁久在禁林不在臣  
言李燾莫濟豈應棄之侯國上欣納丐外得徽州還  
朝入對上褒諭曰新安之政甚好從臣臺諫屢爲朕  
言除戶部右曹遷樞密檢詳諸房公事歷左右司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淳熙十一年借吏部尙書  
賀金國生辰還除起居郎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察官  
奏旅櫬之殯寺院及十年無子孫祭省者許自與焚  
爇居仁繳納請增爲二十年必經涉郡邑爲之勘驗  
得實方許埋葬仍標識以待其家尋訪上大悅從之  
日臺諫給舍多成一律如此方見和而不同前郊祀

四日爲直奏論上有恩惠而小民不與名爲寬逋負  
足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足以惠姦民耳願盡放  
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一日面對謂陛  
下親細故而忽遠猶事末節而紊大體願深思漢明  
帝黃老養性之言俯從唐劉洎多記多言之諫舉綱  
要以御臣下省智慮以頤精神上嘉之次日語輔臣  
居仁之言甚忠卿等相與持守簿書細故可省卽省  
不必繁瑣自今亦當少降指揮中書務清方是朝廷  
之體卿等熟復其言可也嘗兼直學士院上臨朝曰  
官欲擇人信非虛語向來中書或用三人今內外制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獨居仁當之略不見其難十五年丁內艱去國服闋  
歷知鄂州建寧府鎮江府福州凡典五郡皆有惠政  
慶元三年召赴行在疾作以華文閣直學士奉祠而  
歸卒今中書舍人卓其子也按日原本無孝宗至偏  
勝三十一字洪林本有

而其上皆脫蓋此本刪補並出  
後人手今訂正之語詳前傳

趙粹中字叔達世家密州諸城父左朝散大夫濬始居  
會稽卒葬于鄞遂爲鄞人粹中與弟大猷同登紹興  
二十四年進士第歷官至太常寺主簿進恢復機密  
十論制狄權鑑四十卷富強要策十卷給舍看詳云  
學問淵源議論詳確遷太府丞累遷吏部侍郎出知

池州湖州奉祠年六十四卒先是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粹中謂廟議未定攷三代六經之制旁引漢魏晉唐之規參訂本朝名臣奏議萃而成編上之謂太祖當居第一之室永爲不祧之祖太宗當居第二之室永爲不祧之宗遇祫享當奉太祖居中東嚮昭穆旁列未果行遣表猶曰維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功後八年定廟議如其制始發之者粹中也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梅堂襍記五卷史評五卷

見宣獻公樓鑰所撰行狀墓碑

子遵字

立之六歲而孤事所生母孝以父遺澤補官授永豐

###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主簿改南康戶曹每恨祿不及親期至皆不赴該慶寶登極恩不願循轉安恬養素篤志好古諸子百家之書無不淹貫文章自成一家家儉約而卹孤賑貧無吝色郡守胡榘雅敬之合郡人之辭聞于朝乞旌擢以厲風俗寶慶三年十一月有旨特循一資竟不受年四十七終

趙彥逾字德老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仕至工部尙書晚以資政殿大學士典鄉郡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進觀文殿學士以年乞身開禧三年薨年七十八

累贈太師吉國公

本家未發到行狀今用擴志修入

鄭鏐字剛中自福州徙鄞躬孝友之行該貫羣經旁通子史百家文備衆體尤以詞賦得名開門授徒來者雲委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仕至屯田郎官寧宗在英邸兼小學教授嘗進勸戒元龜後特加贈且官其子沅

楊王休字子美象山人肄業蓬萊山僧庵中至雪積其背而不自覺登乾道二年進士第爲黃巖尉鋤治奸豪人稱鐵面少府歷知洋州金州除利路轉運判官成都路憲漕二使以戶部郎爲湖廣總領入朝累遷至禮部侍郎以華文閣待制致仕在金州勅西津浮梁平鬼愁灘罷茶場鬻茶引分西城漢陰平利三邑網馬損均敷之數在利路舉行荒政修棧閣由益昌至大安軍二千餘間在成都伐石爲眉山堰築漢嘉西門石梁所至民德之今工部尙書曄其子也

李子列奉化人官修職郎才智卓絕慷慨好義建炎三年冬金寇至明年正月己未破明州諸縣悉遭焚毀子列率義勇援兵社夫凡一千一百八十四人拒賊庚申乙丑丁亥三戰于泉口招賢等路賊不敢進奉化獨全寇去兵罷犒給之費餘萬緡皆子列身任之事定虛張功伐冒賞者甚衆子列獨不言士大夫常

誦其事蔡文懿公幼學云渡江之初帥守棄城者相踵也而子列獨以身捍一邑然則安危之勢豈不以其人哉推是而言士之抱負愈偉則功名之所及愈大觀子列之事亦可以興起矣寇方盛時有王從侍二親避地南來聞義勇所聚投之衆見其北音以爲奸細將殺焉子列察其士族曰無害善良問知其爲三槐家益善遇之從後知信州每語人微子列吾家無噍類矣子列事親孝父嘗慶壽百客皆集壻劉氏獨不至問之則以逋租三數百萬繫有司子列卽如數載錢輸官取壻以歸其宏略類如此今其家資產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不逮前而顯達駸駸元白其孫以稱以制其曾孫也沈煥字叔晦世家定海後徙鄞年二十四舉于鄉補國子監爲選首居太學不苟同每語人曰天子學校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慕臨川陸九齡之賢從而學焉乾道五年省試第二調官歷餘姚尉揚州教授八年召爲太學錄以昔所躬行者淑諸人蚤莫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孝宗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纔八旬得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浙東帥屬高宗山陵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于是治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者分擇官屬賑卹煥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諸司交薦十五年用常格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三省類薦書以聞上猶簡記特許升擢遂通判舒州歸後官期益篤爲己之學奉親孝自疑性剛大書戴記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於寢室其存心養性率類此史忠定王浩

寶慶九

書

煙嶼樓校本

勸義田于會稽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飲助有差煥白王率好義者行之鄉里得田數百畝月增歲益遂爲無窮之利雖病猶不廢書拳拳以人才國事爲念年五十三卒周文忠公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昔曾子論宏毅之士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悅親以信于友乃獲于上若吾叔晦所謂任重道遠誠其身以獲乎上者非邪序而銘之忠定王悼之尤切一時名賢親炙其言行者多誌之以傳世稱之曰沈先生有文集五

卷嘉定十六年寧宗官其子省曾今天子卽位追贈  
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諡曰端憲煥之祖子霖字澤夫  
貢辟雍調惠州博羅縣主簿無仕進意號逍遙翁父  
銖任承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俱以明  
經爲鄉里師表銖嘗問道于焦先生義方之訓尤嚴  
故諸子皆修飭有聞少子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  
場屋師象山陸九淵務窮性理趙忠定公汝愚以遺  
逸舉之史忠定王浩使子弟師之固窮終其身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慕象山陸九  
淵九淵長二歲簡師事之自爲一家之學施之政事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趙忠定公汝愚去國狡者造  
無端語文致其罪國子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時爲  
博士請列劄不許遂上書言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  
道軍民將潰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  
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深知不必深辨  
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  
臣恥之亦斥去嘉定元年召除祕書郎累遷將作少  
監出知溫州以駕部外郎召歷將作監丐祠累加寶  
謨閣學士寶慶二年薨簡居德潤湖瀕以湖在慈邑  
易名慈湖宗其學者不稱其官皆稱曰慈湖先生

淳祐壬寅秋郡守陳塏出公帑錢六十萬米二十斛命邑令曹郃建祠于學得隙地成德堂右爲堂三閒泊水過廊各三閒像設有嚴爲慈湖之學者有鄉校肄業士論建之

按曰淳祐以下後守續增

高元之字端叔韓國武烈王裔其父始著籍于鄞元之少貧借書以讀凡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之書靡不究極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再過尤邃于春秋采諸儒所長凡三百餘家刪會爲一書閒出己意號義宗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工文苦吟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爲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材

寶慶九

美

煙嶼樓校本

曰惜來日日感回波日力隳日危衷日悲嬋娟日古誦曰繹思讀者歎其精深悲其志事親孝浣濯炊爨必躬教授鄉里置田不半頃割十畝遺親黨輕財如此父葬奉化之察廉結廬墓側在萬竹閒著萬竹先生傳五上春官特恩不就年五十六慶元三年卒宣獻公樓鑰銘之有義宗一百五十卷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麻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于家

舒璘字元質舊字元賓六世祖居明之奉化父黻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終通直郎璘弱冠捧鄉書入太學時

張宣公官中都璘每請益有所開警繼與兄琥弟琪  
從象山陸文安公遊琥琪頓有省悟璘則曰吾非能  
一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于斯夕于斯刻苦摩厲改  
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朱文公及呂成  
公兄弟相與講切旨意合同嘗徒步至金華謁文安  
公中途寓書于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  
反爲美境其所養可知乾道八年以上舍賜第兩授  
郡學官不赴爲江西漕屬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  
與璘處了無疑間分教新安士習頓革是邦大比詩  
禮久不預賓送而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畱公正謂璘爲當今第一教  
官尙書汪公達爲司業首欲薦璘或謂達舉員已足  
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新安將誰先卒剡薦之璘雖  
受知于人未嘗徇俗稱門生暨宰平陽邑大事殷酬  
應亶亶嘗曰蒙雜而著時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  
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授宜州倅致仕卒年六十  
有四璘姿稟粹和學術正大嘗自言淵源所自曰南  
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

謂文元公  
父廷顯

琢磨璘融會

諸公之學且樂于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  
謂端憲  
沈公煥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嘉定初朝廷革

文弊選前輩程文以範後學璘文實冠編首正獻袁公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文元楊公簡謂璘不失聖門忠信之主本宣獻樓公鑰謂璘之于人如熙然之陽春其爲諸公欽服如此詳見楊簡袁燮所撰墓誌祠堂記徽學有祠而祠於鄉者唯奉川淳祐五年冬制帥集撰龍溪顏公頤仲訪璘遺像迺合端憲文元正獻三公祠於泮水是爲四先生祠按曰徽學以下後守續增

### 列女

冀國夫人葉氏父家慈溪歸鄞邑史簡年二十五而寡四壁蕭然有弱子幼女未幾子又喪夫人日夜抱幼

寶慶九

天

煙嶼樓校本

女哭曰天乎天乎夫何使我至此極耶尙冀幸遺腹生男子庶幾有託果如所欲于是毅然有不可奪之志或謂夫人曰生事甚窘一襁褓之子遽可保乎夫人曰固也非不知可以再嫁而再嫁者非女所宜寧死耳非所願也况吾熟視兒眉目清爽異日當起家萬一不育而終無所依吾豈不安于命哉惡食菲衣杜門自守俾女組織教子讀書人不堪其憂夫人蓋自若也逮其子長勉從鄉先生游夫人每戒之曰縱觀聖賢之書而操筆作語爲士者孰不能要當慕古人行己爲貴爾其子愈自刻勵遂以學問德業爲士

大夫稱道夫人年彌高資產浸饒衍而益務儉約待  
妯娌和而有禮御僕妾嚴而有恩賙人之急無吝惜  
鞠養遺女凡數人使各得所歸年八十六政和八年  
卒子名詔字升之以孝友睦姻任郵中和之行舉于  
朝不就孫才會孫浩五世孫彌大彌遠彌忠彌念彌  
遜彌謹彌恣彌應彌鞏六世孫巖之嵩之佺之皆登  
進士第才終簽書樞密院浩終右丞相彌遠今爲右  
丞相其餘位侍從卿監任監司郡守者方盛而未艾  
人謂皆夫人守義積善之報以孫會贈典凡十八封  
至冀國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安人邵氏名道冲字用之武經郎林延齡之室家定海  
母朱氏方娠夢丹雲金篆在霄漢閒生而敏慧未齠  
知書少長觀漢書資治通鑑至成誦歸于林姑嫜居  
亡愛子斥匱具營喪葬而無靳色姑疾經年醫禱備  
至人稱其孝延齡仕不進一閑十三年邵安之觴咏  
琴弈以相娛從官四方覽西湖荆溪秦淮之勝及親  
賓往還隨事賦長短句脫略脂粉氣習殊無滯思又  
喜繙內典手書法華圓覺金剛等經閱傳燈錄有所  
省輒贊以偈頌子謙會萃所作成編藏于家

孝行

韓退之作鄴人對以毀傷肢體爲害義而待制仇  
公念守四明錄楊慶之事其說曰匹夫單人身隔  
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  
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存出  
身事主臨難仗節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蓋  
退之所責謂不可以訓世而仇公則嘉其心耳今  
得如楊慶者又五人童女之孝出天性故附見焉  
楊慶鄞人父病貧不能召醫迺剔股啖之良已其後父  
母每病輒以爲常自紹聖至宣和刲肝割乳以饋親  
者凡五最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  
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如故每勝日輒以筍輿  
載其母行數十里禱于阿育王佛祠年六十餘視聽  
聰明負擔行遠如四十許人宣和三年守樓異嘗以  
其事聞于朝不報姑名其坊曰崇孝紹興七年守仇  
念申前請十二年有旨旌表門閭蠲免賦稅紹熙初  
守林枏爲一新其臺門

孫之翰字文舉慈溪金川鄉之雞鳴山人少志平學母  
疾革刲體取肝爲粥以進越夕母如醉自醒乃底于  
寧守趙伯圭將聞于朝文舉曰本心救親他無所覲  
守不奪其志年六十六卒于嘉泰二年葬五磊山

張超昌國縣狀元橋東人家鬻素食爲業超自幼孝年十九父榮患氣疾寢篤醫藥禱禮俱無效超乃對佛炷香割脇取肝煮粥以進不踰日父病愈實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守趙伯圭舉楊慶例命縣厚加優恤趙師夔岳甫皆嘗申賞賚焉其後父母以壽終葬富都鄉第六都之虞家畧嘉泰四年令葛洪援赦令與免一切科賦徭役仍封植其父母墓禁樵採者

吳璿定海人父璋以邊功補副尉璋妻宋氏病璿割股療之而愈年九十三乃終璿與妻楊氏更病男安禮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安時皆割股以進安禮療其母且至再焉璿七十九乃終楊氏尙在年八十九矣前守李沐以聞于朝嘉泰三年有旨長吏常切存卹府命縣令王百揆建崇孝門以旌之後令商逸卿趙汝監重修

童八娘鄞之通遠鄉建畧人居小溪朱氏崇孝庵之側一日虎銜其祖母女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爲釋祖母銜女以去時侍郎林栗侍親官于此日擊茲事旣而來守以聞于朝未報而奉祠去

土人曰八娜

僊釋 非郡人而事跡著于郡者附

朱棣字彥誠鄞人初本江南士子靖康初攜家逃難伏



林莽冒谿谷行抵明越之界萬山嵯峨望一石室壁立千仞規舍其中忽有老父曰此聖公巖也神人居之上每有金鼓聲且毒蛇猛獸守其窟烏可往棣不顧曰吾止平地而遇寇必無幸者匿此中未必犯干是棄擔持糒沿崖魚貫而進居旬有五日絕無可怖者而岡嶺秀出泉石清洗真仙者所居殆忘其歸望巖竇數有異光心頗疑之因梯竹以上得一黑匣緘鏽甚固一劍橫其外啟之中有書與印言役鬼治病之術寇退奉之以去設壇以事之自是役鬼物如反掌最異者能追魂診脈人有病妻則診其夫父則診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其子有祟則以法治之無祟吞符亦安合沙鄭瓚常伺其作法往觀焉見其據案而坐運指于袖嚙水于口以桃茆麾使而鬼物自至訊鞠論報若官府然問曰此何法也棣曰非法也周天大數也大衍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夫天地五行日月五星列宿與夫山川草木飛潛動植之屬不逃乎是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儒者知成變化之數而行鬼神之數未之知也成變化者數之方也行鬼神者數之圓也棣妻戴氏妊幼子神降于奉化張氏家言上帝使續棣法某日則生戴亦夢一道士頽有珠曰上帝使爲而子代

天行法俄入于懷如期不血而生皮髮指甲猶三易其名曰定鄭瓚撫其實記之蓋乾道七年也

僧本如明州人姓林住台州白蓮院號神照大師卒夢所居梁木盡壞體聞異香人見雲端有一衲子比葬發函如生爪髮俱長矣塔近地一日生蓮花趙清獻公拈爲作行業記

僧奉眞鄞人善醫熙寧中名聞于東都沈存中筆談載其一事云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惓惓欲死逾宿矣使奉眞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

寶慶丸

三

煙嶼樓校本

觀其疾勢固知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眞曰若此似可諸臟皆已衰惟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晚遂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極喜奉眞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越三日果卒奉眞之爲醫也其診視之妙不差銖分沈公不妄許可其所錄如此則奉眞殆和緩之流亞歟奉眞號善濟其法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皆能續其燄馳聲一時相傳蓋三世活人無慮千百數

侍郎高閑嘗跋沈公筆談亦敘其傳受之大略云  
顛僧明州人不得其名佯狂頗言人災福王君儀年弱  
冠寓陸佃門下力學工夫至忘寢食一日顛僧來託  
宿佃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會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  
興見君儀猶挾策窗下一燈熒然睥而言曰若要官  
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其後累應書不偶直  
至年四十八又夢顛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時顛  
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叵測明年  
佃入與大政首薦君儀遂除湖州教授君儀嘗謂予  
念欲游四明求僧遺事爲作傳以報之而未能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僧普交鄞縣之萬齡鄉畢氏子也幼穎悟未冠從釋初  
往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  
於途忽問曰師之懺罪爲自懺耶爲懺它耶若自懺  
罪罪性何來若懺它罪它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  
對歸語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辭去乃造泐潭泐潭  
知其爲法器見入門卽訶之擬問則杖之交不能復  
進一日忽呼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  
中來交擬進泐潭喝之交豁然有省卽以偈呈曰有  
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杓黃蘗飽喫了  
生涯只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歸之歸隱

天童山八年偶寺闕主僧羣僚邀之甚力交不得遁  
居之宣和六年三月二日沐浴畱偈辭衆而逝後七  
日開龕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交修持清苦履行孤  
潔嗣法者三十餘人皆能傳交之道而闡揚于時忠  
肅陳公瓘嘗贊之曰拶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  
緣法其爲士大夫推重如此有塏銘中書舍人黃公  
龜年撰

僧法忠鄞縣之萬齡鄉姚氏子也母初夢神僧託宿于  
家覺而有孕旣生兩足有文若篆書之木字父母奇  
之生不茹葷年七歲依州之崇教院道英和尚出家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博識強記出乎天性諸部經論默究其義或笑其愍  
而試之以隱奧辯駁瀾翻旨趣超卓咸以忠虎子名  
之將厯訪諸方有挽而止之者師曰達磨之門眞吾  
所行之地子休矣乃參天童交和尚交見而喜曰子  
吾宗之法器也俾往謁雪峯需和尚機緣有契後抵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佛眼稱之曰將知它日蓋天蓋  
地老朽之所不及爲吾向後宜藏深山窮谷之中久  
而彌芳也師掩耳而去自是耆德改觀而語句大播  
叢林游南嶽有終焉之志乃卜築于妙高峯下庵之  
左有石如臥牛師榜其居曰牧庵焉述宗教正心論

十卷補寒山詩三百篇彖談漁父並行於世蓋已自利而利它也藩帥節相爭邀致之復住南木雲蓋公安二聖大瀉黃龍凡六處禪學輻湊奔走如市隨其根器方便接誘最後在黃龍遺囑徒衆并書頌曰六十年遊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咄跏趺而逝緇俗同聲慘慟龕而葬之寺東之香源洞平日持一木斧以垂接人於是同瘞焉號曰聯光之塢

僧正覺姓李氏隰州人年十一得度十四受戒具十八遊方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器重之復造丹霞淳禪師忽有悟入向公子譔請住泗州普照寺向時漕

寶慶九

美

煙嶼樓校本

淮南嘗夢僧導至一古寺金其榜曰隰州及覺至問其里曰隰州也悟所夢大敬之自此七坐道場名振叢林建炎三年應請住天童未幾虜人犯明境內諸寺皆散遣雲遊覺獨曰明日寇至寺將一空幸其尙爲我有可不與衆共之乎已而寇至登塔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斂兵而退秋毫無所犯人皆嘆以爲神助天童衆舊不滿二百覺之來其徒爭湊如飛走之宗麟鳳乃踰千二百主事者以糧不繼告覺曰人各有口非汝憂言未旣閩人報嘉禾錢氏船粟千斛及門矣紹興八年被旨住靈隱尋復還舊山二十七年十

月六日示寂葬東谷塔詔諡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參  
政周公葵銘之覺善爲文初若不經意下筆卽成中  
書舍人潘公良貴請銘大用庵親書之石曰與三祖  
信心銘相先後矣有語錄眞贊諸集傳其徒

僧智連字文秀姓杜氏鄞之龍山人賜號覺雲法師年  
十八受戒具時曰爲僧中鳳雛從圓照受天台教義  
後從智湧頓悟圓宗年三十爲延慶第一座始開講  
席辨才宏放落落風生四衆聳服更主五刹類皆碎  
于兵燼之餘卒化瓦礫爲寶所在延慶十年施利山  
積一毫不以自奉其所創立雲棟雪脊傑然成隅望

寶慶九

毛

煙嶼樓校本

之如帝釋天宮然每日此有爲功德耳要當洪宣祖  
道張大法門故雖事興建而講貫不休一時名勝多  
樂與游丞相史越忠定王嘗與劇談見其貫穿禪律  
纏纏不倦驚曰師禪律並通連曰冰泮雪消同一水  
耳又問華嚴般若似過于繁答曰支離所以爲簡易  
也于是肅然敬異之相與往來尤厚丞相沈公該來  
鎮謂可表正一方紀綱諸刹遂處以僧職革易宿弊  
徐而不暴沙彌受戒費省什九至今德之隆興癸未  
十二月十八日示寂葬城南祖塔之側參政樓公鑰  
時爲永嘉學官評之曰師之所存心大而行密體卑

而道尊恭而不勞博而不雜寂用之涯不可測也  
僧宗杲賜號佛日大師自稱妙喜庵主紹興辛酉忤秦  
檜勒返初服竄南中丙子檜死被旨北歸還其僧衲  
乃受請住育王參學之人數常千百叢林之盛無與  
爲比嘗募緣及捐衣孟合緡數十萬築海塘創塗田  
以養其徒號般若莊至今賴之其住世行業接物機  
緣有語錄塔碑此不備載

僧德光姓彭氏臨江軍新喻縣人生而骨相奇龐伏犀  
貫腦袁州木平山妙應大師伯華者善相謂此子它  
時空門棟梁也紹興辛酉大慧南遷光年二十一望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見曰此古佛也吾安得事之後二年出家徧參諸禪  
研究宗旨一日見饒州天寧應庵曇花送化主頌曰  
此真臨濟種也亟往依之雖箭鋒相直然礙膺未決  
丙子歲聞大慧住阿育王山喜曰緣法在茲矣已而  
果大徹慧示以贊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閒隔名實  
要相稱非青黃赤白慧歸徑山光奉事益虔遇其說  
法座下爭執筆抄錄光一歷耳根終身不忘有問輒  
舉其慧解蓋天資也自號拙庵曰吾生平多得拙力  
慧入寂光分座仰山後住台州鴻福光孝二寺孝宗  
皇帝雅聞其名淳熙三年春詔開堂靈隱遣中使賜

香是冬詔入觀堂畱五晝夜數問佛法大意光敷奏  
直截上大悅賜號佛照禪師贈以御頌明年再對進  
宗門直指以都下勞應接丐閑山林七年夏上用仁  
宗待懷璉故事亦以育王處之逮移御重華趣令入  
覲漏下十刻乃退紹熙四年改蒞徑山光力辭孝宗  
日欲時相見耳慶元元年許還育王歸老東庵嘉定  
三年三月十三日示寂賜諡普慧宗覺大禪師塔名  
園鑑丞相周益公必大爲之銘餘事參見阿育山廣  
利寺條中嗣法者遍滿四方而師瑞最著

僧法平字元衡姓口氏嘉禾人初受度卽參妙喜師爲

寶慶九

三

煙嶼樓校本

書記後居天童時號平書記工文能詩孫尙書覲朱  
郎中希真皆許可之受請住象山延壽院復自蘆山  
移杖錫又號怡雲楚人嘗以偈呈史越忠定王王酬  
其偈有二團團璧月印寒潭時有清風掃碧嵐照見  
山人方隱几灑然無物自沈酣又云白鷺棲烟一點  
明皎然壓倒語全清莫言後代無人繼仗錫行將擅  
此名編修陸游尤重之寄詩云放翁久矣無此客闖  
戶兒童皆動色寒泉不食人喝死素纈銀瓶我心惻  
千金易得一士難晚途淹泊眼愈寒豈知一旦乃見  
子傑語豪筆無僧酸門前清溪天作底細細風吹縠



紋起倚欄一笑誰得知愛子數詩如此水江湖安得  
常相從浩歌相踏臥短篷功名渠自有人了畱我鏡  
中雙頰紅又寄怡雲詩云東華輭塵飛撲帽黃金絡  
馬人看好渠儂胷中誰得知畏禍憂讒鬢先老舉世  
輸與平元衡青山白雲過一生出門曳杖便千里白  
雲不約常同行長安歸來雪沒屨劇談未竟還東去  
到山分我一片雲併遣春風吹好句有語錄集藁二  
卷畱山中

僧寶曇字少雲姓許氏蜀嘉定龍游人幼從鄉先生授  
五經習章句業已而棄家捨須髮從一時經論老師

寶慶九

早

煙嶼樓校本

游挈包來南從大慧于育王徑山又從東林卍庵蔣  
山應庵遂出世住四明仗錫山歸蜀葬親又住無爲  
寺復來明太師史越忠定王深敬之築橘洲使居焉  
工文辭有橘洲集十卷行叢林始爲蜀士時師慕東  
坡後游東南敬山谷故文章簡古高妙有前輩風又  
倣太史法著大光明藏以西方七佛爲紀達摩以降  
諸祖師則傳之未絕筆故不傳然每自謂于第一義  
諦心有得人謂我以文詞鳴是未知我者慶元三年  
四月二十日辭世臨行頌曰平生洒洒落落末後哆  
哆唼唼殷勤覓一把火莫教辜負澄波

僧師瑞姓謝氏九江人周歲試晬獨拈金剛經族親異  
之十歲膽氣逸羣不受世羈勒遂出家十五默誦法  
華經不脫一字一日語耆年云謗斯經者獲罪如是  
未審經在何處耆年驚歎二十一薙髮受具徧參諸  
宿遂入拙庵德光之室受請住舒州興化寺光送以  
偈曰直截全提向上機從教佛祖浪頭低如今已是  
難藏掩三腳驢兒解弄蹄遷浮山投子學徒雲集光  
自有王應徑山請難其繼被旨以瑞補其處在育王  
九年搥拂之下常六千指法席之盛不減拙庵嘉泰  
六年蛻院居西塔時拙庵居東塔四方訪道者交武  
于其父子閒拙庵順寂瑞復住投子者七年又住華  
藏未幾還西塔法臘既高務謝絕學者掩扉靜坐而  
衲子蟻慕戶外之屨常滿嘉定十六年八月二十二  
日忽書偈曰大地無寸土秀巖大事畢大事畢摩訶  
般若波羅蜜謝衆而逝秀巖其自號也葬烏石山妙  
智塔之左添差鎮江通判樓昉銘之且敘曰惟臨濟  
之道宏矣六傳至楊岐而始分楊岐四傳至佛日而  
始大至拙庵而愈盛而瑞繼之三百年閒楊岐正脈  
流通布濩拙庵與瑞之功爲多云

寶慶九

四

煙嶼樓校本

先賢高閑始居明明盧作鄞屢中魁選四字盧無又先羣

彥四字盧無以校定至至言五十五字盧無試上舍中優等

盧本作中繼丁內外艱盧無繼字可以居經筵盧無以字

之地地下盧有也字春有旨至差遣八字盧無進劄至規

戒二十四字盧無新恩進士盧無恩字而儒行篇盧無而字可

以召和氣盧無氣字惟此當係誤脫至言至奉祠十八字盧皆無復

參東帥謀盧本作後自浙東帥參謀陛下興太學興上盧有復字乾道圖經

亦有出為筠州出字下盧本有外字享年盧無享字○按以

是語詳前卷刊誤又按傳中天下事之事圖經原本疑特終不能解其何故也

寶慶九望煙嶼樓校本

史浩都督是時在江上乎盧本是時下有遽欲

成大功成字下盧有不世之三字開府儀同三司曾覲輩覲下盧有

鄭藻二字

孝行楊慶迺剔股股下盧有肉字

仙釋僧宗杲有語錄塔碑藏本及洪林本碑下竝有立字前以為衍文刪之今盧本

作在是也

